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八義  
第二十四回 駱家寨外甥請娘舅 藏軍山惡道會老俠

老道南烈門把孔生給打敗了。雷鳴雷震宇把孔生的膀子給端上治好。阮英就為了難啦，誰再過去，也不明白他用的是什麼掌呀？「叔叔，你認識嗎？」

雷鳴說了：「這個掌我認識，我可不會破，我也不會練。他這個掌，叫天地三才掌。要想破這個掌，得釋迦牟尼掌。我這都是聽別人說過。」

阮英說：「這不壞了，咱們誰能和他對付呀？什麼叫釋迦牟尼掌？」

雷鳴說：「我聽別人說過，釋迦牟尼掌是四個手指頭，他是三個手指頭。」

唐鐵牛過來：「這麼辦吧，我跟他對付一陣，然後大伙下山回去想辦法，不能栽到這。」

阮英說：「三哥，你會釋迦牟尼掌嗎？」

「咳，唬他一傢伙呀！唉，老道，咱倆比畫比畫。」唐鐵牛脫了外衣，來到比武場的當中，一打量這個老道啊，青道帽，青道袍，腳下登著白襪子雲鞋，背著寶劍，挺威風呀！「老道，咱倆今天比比掌。」

老道一看來了個姪子。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呀，姓唐叫唐鐵牛，外號金錢豹，大號唐鐵牛，大宋朝中四品都尉。」

老道說：「有這麼一位，聽說過。唐鐵牛，別說你跟我打，我掌的名字你都叫不上來。」

「老道，你別吹。強中自有強中手，能人背後有能人，話別說絕了，事別做盡了，老道，你那叫什麼掌？你那抽的是雞爪風啊。」

「哼，胡說八道！」

「胡說八道？你師父我都認識。你師父過去不幹好事，偷人東西，把手指頭給剝兩個去，你沒法練別的掌，所以她才三個手指頭那麼瞎捅咕。」

「哈哈！膽大的姪子，你順嘴胡言。」

「哎，這呀說的是笑話。老道，你那個掌叫天地三才掌。」

「啊？」老道愣了，「哎喲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這姪小子真給我叫出名字來了，天地三才掌。」

「對了。老道，要想破你的掌，那還不容易，釋迦牟尼掌。」

老道當時就是一驚，他怎麼懂得？這個掌，一般人都不懂啊。

「唐鐵牛，你今天要用釋迦牟尼掌嗎？」

「我既然說合來，我當然會。我要不會，我敢跟你比畫嗎？老道，今天天不早了，我們該回去吃飯了，明天接著乾。老道，咱倆是不見不散，我用我的釋迦牟尼掌破你的天地三才掌。」

「哦……也好，明天就在這。」

「對，明天就在這兒。老道，請吧，明天見。到時候了，得回去吃飯啊。」唐鐵牛耍一貧嘴，把老道唬住了。

阮英、周景龍帶著弟兄們，離開了藏軍山，就回到了公館。來到公館裡頭，雷鳴雷震宇說：「這事可真麻煩了。就我歲數大，可這個我還真幫不上忙。別的行，這個掌咱真不懂。這叫一處不到一處迷，一個師父一種傳授，一個將軍一指令。」

「老前輩！」阮英說，「您還是經得多、見得廣，經的人也多。你老好好想一想，誰會釋迦牟尼掌？」

「釋迦牟尼掌會的人可太少了。嘿，別說，有這麼一位，離我們這不太遠，一百二十里地，在正北上。因為我是東京的人，這一帶我比較熟悉。有個駱家集，聽說有一位老居士，叫駱雲天，人稱他神筆居士。他使一對判官筆呀！」

「駱雲天？」阮英沉思了半天，「老人家，您說准了。他會破三才掌嗎？」

「對，他會使釋迦牟尼掌。」

「哎呀，」阮英說，「那是我親娘舅啊！我聽我娘說過，我可沒見過他老人家。就是見過，大概是小的時候，他的模樣我都辨認不過來了。我沒想到，我舅在這啊！一百二十里駱家集。老師父，你們大家都在公館裡等著，大傢伙加小心保護我哥哥狀元，別出了差錯。我走了，馬上我夠奔我舅舅家，叫我舅舅幫忙。」

唐姪子說：「你還沒吃飯呢！」

阮英說：「我道上吃吧！」離開了公館，阮英道上買點吃的，一口氣，太陽還沒落呢，就來到了駱家集。阮英到這一打聽，有一個老爺爺告訴他：「就在那村口那。有個山坡，山坡上有個籬笆寨子院，裡頭有五間房，還有幾棵大桃樹，老爺爺就在那住。」

「好，謝謝啦！」

阮英順著山坡上來，走到籬笆寨子院前伸手敲門，「當當當」。

「老人家駱雲天在這住嗎？」

由打裡頭有人把門開開。一看，出來一個年輕人，二十四五歲，再看這個年輕人，面如淡金，劍眉虎目，鼻直口方，穿著一身淡藍色的短衣褲，背後背著一對判官筆，上中等個，說話很和氣。「你是哪來的？」

阮英一打量，這肯定不是我舅舅，年輕人呀。「請問英雄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我叫駱小天。」

「老人家駱雲天在裡頭嗎？」

「那是我爹。」

「那你是我表兄了。我姓阮叫阮英，外號賽活猴。我是梁山的後代，你沒見過我，我是你表弟阮英啊！」

「哎喲！表弟呀，你從哪來呀？是從東京來嗎？」

「啊、啊，我是從東京來。」

「表弟，快進來。這些日子，我爹就讓我上東京打聽去，他聽人說了，說阮英做了什麼大官了。你做什麼官我倒不知道，他說也許是你，也許不是你，還許同名同姓。老頭逼著我去。這些日子我還有點事，我就沒去成，沒想到你來了。表弟，快到裡邊去。」

駱小天領著阮英就進了院，還沒等到上房，駱雲天就出來了。聽外邊也有人說話呀。

「孩兒啊，誰來啦？」

「爹爹，我表弟阮英來了。」

阮英就來到駱雲天的跟前了。「您是我舅舅嗎？」一看這老頭，七十多了，那真是鶴髮童顏，精神矍鑠，頭髮全白了，壽眉多長，別著一個竹簪，身上穿著一身白綢子褲褂，下邊登著一雙雙臉麻鞋，白襪子，老頭很瀟灑，白鬚鬚灑滿胸前，那真是根根露肉，條條帶風，精神百倍，尚武之風。阮英忙跪下說：「舅舅，我給你磕頭了。」

「爹，這是我表弟阮英啊！」

老頭手撫鬚鬚說：「你到底來了，冤家。你還有我這個舅舅嗎？」

「舅舅，我不知道您在這，我要知道我就早來了。」

「你是由打東京來吧？聽說你當了官啦？是什麼官呀？」

「爹，我表弟還跪著呢！」

「起來！起來！」

駱小天說：「爹呀，咱們到屋裡說話去。」

阮英跟著駱雲天、駱小天爺倆就來到上房，叫阮英坐下。「孩子，你現在作了什麼官啦？」

「舅舅，實際我根本就不想做官。我做官是為了給忠良報仇，為給百姓除奸，我才作的官。」

「哼，冤家，你保了大宋。我一聽說阮英作了官啦，氣得我好幾宿每睡覺。你忘了本啦！你爹爹他們那些梁山將，是怎麼死的你知道不知道哇？全是被官府害的。大宋朝招安的時候，死了多少梁山好漢哪！冤家，你怎麼能保大宋皇上呢？這大宋皇上昏庸無道，荒淫酒色……」

「舅舅，我是為了給忠良報仇，我不是為了保他。舅舅，我是這麼，這麼……」把自己的經過和藏軍山比武的情況，整個跟老頭說了一遍。「舅舅，我來請您來了，上山上幫忙。老道南烈門肯定也是一個壞事做盡的人，他會天地三才掌。你要不去，我們就輸了，我的腦袋也就保不住了。因為我是戴罪拿響馬，來找珍珠冠。」

「哼，阮英啊，我看你甯回去啦。你表兄二十四五了，他還沒完婚呢，你舅媽也早沒啦。把你攔到一塊，咱們是爺三個。你爹媽早就去世了，你就跟著舅舅吧！我七十多歲了，我這點東西別帶到棺材裡去。我把這點東西傳授給你們哥倆，將來你還行仗仗義，闖蕩江湖，比什麼都強。舅舅我跟前有幾十畝地，沒事到地上乾點活。早起晚睡，練練武術，我感覺到非常的自在。孩子，我現在已經超脫的凡塵，我就是沒出家的老道，沒落髮的和尚。舅舅我現在一切都看透了，做官的人沒有好下場。」

「舅舅，您說的我全明白。可是，我就是想跟您在一起，在這孝敬您，可暫時還辦不到。我事已經做到這兒了，要有始有終，我起碼說得幫助把奸臣拿了，把珍珠冠找回來，給我哥哥周景龍報仇。我跟你什麼都說了，再者說朋友還得講個義氣吧？另外，梁山的後代，應該是除暴安良啊！舅舅，這個道理我不說您也明白。」

「孩子，你說一千道一萬，你這回來了我是不放你走。」

「怎麼，舅舅，您把我留下？」

「對了。不管他們的閒事，什麼藏軍山不藏軍山的，咱不管那一套，你就在這呆著吧！」

「舅舅，那可不行。我是大宋朝的南路招討使，這些人還歸我管呢，我要不回去那不就亂了套啦？舅舅，您以後再不管了，就這一回。」

「我看哪，有一回就有兩回，我是不能去。小天哪，去做點好吃的，你們哥倆喝幾杯。」

「舅舅，那您不吃點嗎？」

「我呀，我現在吃點素齋素飯，葷腥東西我都不動。小天，你領表弟去。」

「舅舅，您好好合計合計。」

「沒合計，我是不能去。」

阮英想，我得想辦法呀！跟著小天就出了上房，來到東配房，屋裡把酒菜都擺上了。阮英看著飯也吃不下去。

「表兄，你會釋迦牟尼掌嗎？」

「那個掌好厲害！表弟，我也明白一點兒，通點路，但是不行，要想跟人家比畫，還不到那個程度。」

「那麼說我舅舅他死心塌地，說什麼也不去。」

「我爹這個老頭太古怪了，把我管的連門都不讓我出。你看我都二十幾歲了，動不動就叫我給他跪著。」

「他也太嚴了，這老頭也挺厲害。」

「我爹脾氣很古怪，跟你還好大面子呢！你知道，他多想你呀。」

「表兄，能不能想個辦法，叫我舅舅幫忙？」

「這老爺子犖上來沒治，他一定不能去。」

「表兄，我想個辦法，你幫我點忙。」

「我幫你忙倒行，我願意我爹幫你去，到那把響馬給拿住，把珍珠冠找回來。我知道你的難處。可這老頭他認準一個門，保准不能開口。」

「你幫我的忙，你附耳過來……」駱雲天把耳朵貼近了阮英……

「誰知道你這個道能不能行？看吧。」

哥倆在這吃了頓飯，阮英一切準備好了，又回到上房。

「舅舅，您考慮半天這麼樣，去不去？」

「孩子，我不能去。常言說的好，是非只因多開口，煩惱皆由強出頭。我這麼大歲數，我幹嘛拋頭露面？我得罪那人？我倒不是怕。我現在什麼閒事也不管了，這叫管閒事落嫌疑。再說一遍，孩子，我把你留下了，你別再跟他們混啦。」

「舅舅，這怎麼叫混呢？舅舅，你一定不去？我可把大話都說合去了，我說到這請我舅舅保證能請來。您這一去，我這不把臉面都丟了嗎？我回去怎麼見大伙，怎麼交代呀？」

「我又把話說回來，你不會不回去嗎？」

「行啦，舅舅，您就算沒我這個外甥。我大老遠來的，我的嘴皮子都磨薄了，求您就幫我這一回忙，您說什麼也不答應。行啦，我也沒臉回去了，我見大伙都沒法說。舅舅啊，早晚我也得死，皇上也得殺我，乾脆，我就死在你跟前吧！」說著話阮英伸手照著左腿，「嘯」把個牛角尖刀抽出來。阮英照著自己的前胸：「舅舅啊，我就死在你的跟前吧！」

「撲，咕咚」。怎麼？倒下了。這血撲！——噴出來了。把老爺子嚇的，「哎呀！阮英啊！孩子，你脾氣怎麼這麼暴啊？你真下手啊？這一下子就擡上啦！孩子，你……咳！舅舅我要是知道你脾氣怎麼暴啊，我說什麼也得去呀！孩子，舅舅我去呀！你能活嗎？……阮英，我的外甥啊！」

老頭這話沒等說完，「嘯」阮英站起來了。「舅舅，走吧！」

「嗯？」老頭一看剛才身上流的血，刀子在那插著：「我說你跟我變的什麼戲法？」

阮英說：「舅舅，剛才我這麼嚇唬你，說老實話，我是作的彩。我身上整了個豬尿脬，殺了個小雞，把血灌到裡頭，我整到前胸塞到那。我拿刀子把那玩意兒紮上了。我不是真紮的。舅舅，您剛才說跟我去，現在我鄭重其事地跟您說，您要去咱們就一起走；您要不去，我這回拿刀子可真擡啦，前胸可沒擋頭啦！我不想再活了。」

老頭卡巴半天嘴，一看阮英這猴脾氣，他歲數也不大呀，才十七八，萬一他一上臉，「吭吃」給自己來一下子，這不後悔一輩子嗎？「你這冤家呀，你算把我治服啦。」

「舅舅，走吧！」

「好，我跟你去一趟。我就幫助你把這個老道勸說存他走了。要是老道走了，我們不傷和氣，不走，舅舅我也就得得罪他了。別的，我什麼也不管。聽見沒有？」

「舅舅，別的不用你管，就這一件事就行。」

「好。小天，你好好照看門戶，我跟你表兄走一趟。」

阮英講：「表兄，我真得謝謝你！咱哥倆的戲法還變得真不錯。」

駱雲天老頭渾身上下收拾了一下，在背後背著那對判官筆，跟著阮英離開了駱家寨，就來到了安平鎮。他們是天沒亮起的身，太陽出來的時候就到了。這爺倆腿多快呀！

周景龍把他倆接進了公館。早晨在那吃了飯。老人家駱雲天跟著「小八義」弟兄離開了公館到了藏軍山。駱雲天、雷震宇老哥倆坐下。一個七十多，一個六十上下。年齡相仿，談論更近，老二位並坐敘談好不親熱。

南烈門老道由打東邊蘆棚出來，站到了當中：「無量佛善哉！唐矧子，咱倆今天是不見不散，請過來吧！」老道心想，我聽蓋世英跟我說了，這個唐矧子他就會蹦，釋迦牟尼掌他能會嗎？我昨天差一點被他把我唬了，我倒看看這矧子到底會不會。「請出來吧！」

「來啦！」唐鐵牛出來了，「老道，我是跟你說的不見不散。」

「對，咱們兩個人今天就在這比一比掌法。」

「老道，我才多大歲數啊！你都四十多歲了，我才二十幾歲，我把你打敗了，我也不算光彩。是不是呢？我打敗你算欺負你，我年輕。我換個歲數大的怎麼樣？我師兄，叫我師兄過來跟你比比掌法。」

「無量佛善哉！你師兄？」

「對啦，換一個。」矧子回來了，「過去，您老跟他打。」

阮英氣的，心想三哥你怎麼長上一輩呀？管我舅舅叫師兄啊？

駱雲天老頭當時也沒加什麼解釋，由打蘆棚裡慢條斯理的走出來了。來到比武場的當中，老人家一站。形如風動，站如鬆立。練武術的得看門道，老頭往那一站，別看上歲數。精神氣質就壓人一頭啊！

南烈門倒退幾步。哎呀！這個老傢伙這麼大歲數，腰板背兒直，背後背著一對判官筆。一出面便非比常人，老道一打稽首：「無量佛善哉！請問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在下，神筆居士駱雲天。」

「駱雲天？」

「對，老道你法號哪兩個字？」

「南烈門。」

「老道，我今天是初次來到藏軍山……」

「我攔你一句。剛才那個矧子是你師弟嗎？」

「對，是我師弟。」老頭兒還認啦。

「駱雲天，你今天難道說是幫助他們小八義，來到藏軍山與我比掌的嗎？」

「我不想跟你比掌。我這麼大歲數了，得服老啊！你正在中年，四十來歲吧？老朽今年已經七十掛零了，我想不跟你傷這個和氣。南道長，你是出家人，出家人都講究積德行善，不傷生靈。可你怎麼能沾染紅塵？與凡人用武呢？我今天也不說誰對誰不對，就是出家人不應該管這個閒事啊！老道，我勸你還是回山廟宇之中去修煉吧！煉的成其正果，羽化為仙，我看這樣的閒事你就不需要管了。別看唐鐵牛是我師弟，我老頭不想跟你鬥氣。你走了，我也走。當然，有個門戶關係，我師弟把我請來了，我這個當師兄的，能說不管嗎？」老人家駱雲天，故意拿這個來當掩護，沒提阮英的事。

「無量佛善哉！駱雲天你不要來勸。人受一口氣，佛受一炷香。既然來了，我就不能走了。看起來他們也是請你來此幫忙，肯定你是他們當中的高人啊！駱雲天，你今天不要撿好聽的說。氣沒有好生的，仗沒有好打的，當場不讓步，舉手不留情。既然已來，何必空回，駱雲天，請過來吧！」

駱雲天老人家一看勸說印沒有用，既然這樣的話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也躲不過，衝著我外甥阮英，我就得賣賣老了，多少年我沒到這個場合上來了。今天，我再敘敘舊吧！老人家駱雲天把下邊的絲鸞帶，「啪」一抖，往腰間一掖。老人家由打中間亮一個架勢：「請吧！」

南烈門一看老頭「啪」一亮拳，中指拳起來了，伸四個手指頭。這叫釋迦牟尼掌。這叫鹵水點豆腐，一物降一物。這個掌是專破三才掌的。南烈門一看，當時心裡就明白了。這老傢伙不是裝的，肯定會。南烈門雙掌一亮勢，跟老人家駱雲天在比武場上就戰到一處，啪啪啪……兩個人來來回回，打了二十幾個回合。

駱雲天老人家往旁邊一閃身：「南老道，不用再打了。」

「啊？無量佛善哉！你根本也沒贏了我，怎麼能說不再打了呢？」

「南老道，我不想傷你。因為你我二人，往日無怨，今日無仇。我沒想要你的命，你把道袍脫下來看看。」

南烈門由打身上把道袍脫下來一看，道袍上大大小小的有十好幾個窟窿。啊？都是被老頭用手指給捅的。南烈門當時這臉就紅了。這回老道也急了，從背後把寶劍亮出來了。

「無量佛善哉！駱雲天，我與你要把比掌改為比劍！」